

愛盧談文學

黃永武 著

愛廬談文學

黃永武著

三

民

叢

刊

5
5

三民書局印行

愛廬談文學／黃永武著．--初版--臺北
市：三民，民82
面；公分．--（三民叢刊；55）
ISBN 957-14-1958-3（平裝）

1. 中國文學-論文, 講詞等

820.7

81006550

◎ 愛 廬 談 文 學

著 者 黃永武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編 號 S 85234
基本定價 肆元肆角肆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 不准侵害

ISBN 957-14-1958-3（平裝）

《愛廬談文學》是我今年所出版的第七本書，經過長期的蘊積，快意的抒發，到今日密集地出書，自有豐年祭的歡愉。每到新書將出版要寫一篇序文時，總為這即將呱呱問世的新生命而充滿著期待的心情。

我覺得新出書的心情有兩種：一本尚未寫出來的書，還在作者胸中孕育時，常是作者自己所最愛的，期待極高，寄望殷切，等到接近完稿時，作者仍有雀躍的自許。直待到書已殺青，校讀三過，那分內心在鼓掌的心情，陡然降下來，難怪黃侃在他的驚世名作《文心雕龍札記》問世後二週，別人提起他的新著，他居然悶聲不響，甚至有點懊惱，讓別人再也搭腔不下去。這是一書初成，「半折心始」的心情吧？

另一種心情則相反，由於並不曾事先想定寫作的遠大目標，也沒有立言不朽的自我預期，除了有編輯催稿，乘興揮幾筆，有學術會議，順勢撰一篇之外，只是話題偶到，默思追

序

黃永武

索；讀書興起，隨筆雜記而已，待到積稿成冊付梓校對時，好像偶在田野拾穗，而不知不覺盈擔盈襮，這種不曾刻意經營，而意外累積的喜悅，不就像無心插柳，忽爾成蔭麼？

我想這本《愛廬談文學》是屬於後者的心情，看得出來，筆下仍想保持廣博的興趣：文字繁簡的論戰、星座生肖的探索、敦煌殘卷的勘讀、以及大量明代詩文集中心生活藝術的抉發，方面雖廣，到了筆下，全部仍以文學趣味為主，並不想專癡什麼，營戀什麼，不過，文思轉來轉去，依然在研究古典詩的輻射範圍之內的。

如果要問：書為什麼寫得如此勤？那大概是相信讀書著書是滔滔亂世裏安度災厄的最佳方策吧？面對著當前滄海橫流的時代，鬱盤的忠義之氣，姑且化作悠然孤往的文辭吧，萬境自關，我心自閒，曾國藩在荒唐的世局裏，體會出尋找快樂的三種方法：先勤勞而後獲得憩息，滿身暢快，是第一種快樂；以最淡的心，消除怯害嫉妒，到處可以是安身之所，是第二種快樂；讀書琅琅，讀出金石的聲音來，不知書外還有世界，是第三種快樂。我反省自己，這些年來，工作超量，寫書編書，夠勤勉的，現在可以優游涵泳一番，真快樂；回到臺北一所袖珍型的學校教書，婉謝許多高位厚薪的聘邀，以不忤不求自勉，更快樂；附近中央圖書館裏善本圖書盈千上萬，誰不希望在此盡天下英雄豪傑之後，能再讀盡天下奇書秘笈呢？福緣如此，能不快樂？匯集曾國藩的三件樂事於一時，再適逢新書刊行，數量上是北斗七星，

內容上是詩文雅事，正當秋風高爽，銀河閃亮，保持天底下一顆乾淨的方寸之地，俯仰無愧，當然樂上加樂了。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於臺灣臺北

目 錄

序 1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1

救字如救火 9

——再談收拾掉簡體字

科舉漫談 17

西洋星座原產中國？ 31

誰是千里馬 37

世間第一樂地 41

——古典詩中的「親情」

寂寞 51

扭轉挫折 59

——古代知識分子的應付策略

談灑脫 71

讀詩偶記 79

八對之謎

大手筆沒情趣？

李杜相會

李杜的老師

詩與詞

唐詩與宋詩

臺灣詩與臺灣史

六言律詩與同性戀

詩與燈謎

詩鐘比賽

唐詩鑑賞的方法 115

窗前草不除 137

發現玄奘詩？ 143

讀敦煌本李嶠詩 151

「錯、錯、錯」「莫、莫、莫」新解 159

新發現兩首敦煌曲 167

虞美人怨 175

敦煌曲〈鬪百草詞〉試釋 183

「圖象批評」與明代文評 209

透視治學讀書的門徑 295

讀詩又記 305

折字詩

猜猜「離合體」

「歇後」玩笑大

回文的妙趣

文字遊戲

重複也是美

諧合一氣

詩愛說反話

印象批評

詩需要奇想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簡體字不過是省掉幾筆，書寫時偷個懶兒，何至於比作橫行一時的紅衛兵，太誇張了吧？何況兩岸交流，必先放棄成見，拿出誠意，在如此醒目的標題下，未免壁壘分明了吧？哎，且聽我說，撰寫本文時絕對是心平氣和的，完全為兩岸的長遠利益著想，而且是民族至上、統一至上，我說簡體字就是紅衛兵，確實有許多類似之點的：

第一、紅衛兵破壞中國人內在的倫理思想，簡體字也破壞中國文字內在的肌理系統。

第二、紅衛兵是由少數人的政治集團所操縱，作意識型態的鬭爭，達到造反有理的目標。簡體字也全由片面政治力量所孵化，在做文化革命的工作，只有破壞傳統的意識型態，並無學理上優勝的條件。

第三、紅衛兵破四舊、焚古籍、斬斷歷史文化。簡體字也使中國百姓與固有典籍絕緣，比焚古籍更徹底。

第四、紅衛兵的構想是：「立四新，為人民」，不意成為全大陸的亂源。簡體字也想讓工農人民書寫方便，不意亂造亂簡，已成為今日大陸文化的亂源。

1 簡體字怎樣破壞文字內在的秩序系統？

漢字是形聲義三者有著一貫條理的，外在有部首分類，內在有聲義相貫，舉個例子說，「葉」字不僅字形上從「艸」部，屬於草木這一類，一望便知，而同屬「葉」的音符，也有「成薄片狀」的類別，聲音裏是寓有意義的，同屬「葉」聲的字：

「諜」是片言小語，「間諜」是安排在中間竊聽片言小語，以供整體情報研判的人。

「蝶」是像樹葉樣薄片狀的昆蟲。

「鰈」是體側扁如葉片的比目魚。

「碟」和碗不同，碗是宛然圓形中空深陷的，碟子則淺淺的較成片狀。

「牒」是片木單頁。

「蹠」是腳踩出的一片痕跡。

這一連串的字，左邊是事物的類別，右邊是聲義的情狀，而不幸把「葉」字簡寫成「叶」，不僅部首混亂，不屬於草木類，而「葉」字聲符「葉」中所寓有「薄片」，乃是「薄片狀草

木」的表意系統也被破壞淨盡了！

再舉個例子，如從「出」得聲的字，像「𠂔」「𠂕」「屈」「黜」都因「出」聲中寓有「收縮彎曲」的意思，成爲一個系統。不幸把「礎」字也簡寫成「础」，並沒有「收縮彎曲」的意思，就把文字內在的肌理系統弄壞。

2 簡體字為什麼沒有學理上優勝的條件？

從大處看，簡體字不但造成古今文化的斷層，也將加深海內海外民族統一的裂痕。拉丁文會分裂成歐洲各國的文字，而龐大幅員的中國不分裂，全靠文字的精美統一。歷代以來，文字並不是不曾淆亂過，因爲正體字的結構有六書的原理作依據，錯謬容易糾正，歧出容易歸併，妄造不易通行，形聲義三者的關聯極精妙，所以各地的手頭字、俗寫字、方言字，都在正體字的反撲靖滅下，只好接受優勝劣敗的淘汰。

中共已經察覺，完全禁用正體字，辦不到。許多場合也不能不識正體字，那麼教育人民時，勢必在簡體字外，再加授正體字，方能繼承優秀的民族文化，因此一個字需要兩番學，學習上事倍功半，極不經濟。

簡體字的法則很雜亂，像把「發」「髮」簡省成同一個字，那麼「秀發」二字，是指美

麗的秀髮？還是聰明秀發？又如「葉」簡化成與「叶」同字，那麼「叶韻」，究竟是指「古詩押韻」？還是「入聲的葉韻」？諸如此類，解義既多混淆，未來用電腦輸入資料時，有二字歸於一處者，有一字歸於兩處者，勢必更加混亂。

簡體字最大的效用是書寫簡捷，但閱讀時反因筆畫近似而倍傷目力。繁字並不難認，繁簡差異大，參伍排列，反而區分鮮明，就像辨別五官衣著都近似的一羣人，遠比五官衣著相差較大者困難。

未來文字在使用上，閱讀的數量遠超過書寫的數量，印刷書報發達的今天，一人書寫，百萬人閱讀，文字的便捷與否，要多從閱讀者立場去考量，正體字閱讀時反較簡體字方便清楚，所以當電腦、打字、印刷普及後，筆畫的簡省連省時的效用也不大了。

簡體字、手頭字在民間使用，是不妨的，例如飯館跑堂求快，把飯寫成反，把麵寫成面，不拘粗糙，是容許的。但在正式的文書裏，居然「面麵不分」「姜薑不分」，未免太粗醜了吧？「夙」，也不合科學要回到三千年前商朝人「鳳凰不分」的年代去嗎？既不合精緻文化的演進程序，世界的精確法則。

3 簡體字怎樣使子孫與固有文化絕緣？

中國書籍的總數，畢竟簡體的少，正體的多，百姓不能讀正體字，則先民的智慧無法傳承、民族的共識無法凝聚、文化的陶冶無法落實。人是文化的產物，把民族固有典籍，一刀截割，還算是中國人嗎？

古書的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後代子孫全不能讀，要等專家譯述，文化斷層的危機，造成了知識貧乏、素養低下、研究困難、誤解叢生、史鑑不足、哲理空虛、價值錯亂、教養無門……中國人將淪為沒有歷史文化的野蠻民族。

古書難懂，常常是一字作數字用，相互通假，幸好千年以來文字改動不大，還能閱讀，如果今日提倡文字可以胡亂替代，等現代書成了古書以後，就更加難懂難讀。舉個《史記》上的例子吧，項羽自刎烏江之前，指著漢將呂馬童說：「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嗎？」司馬遷寫到這裏，下面接了一句「馬童面之」，後人注解說是「面向他」，又猜是「背面於他」，其實可能是「覷」的假借，是「難為情」的意思。一個字假借與否已經困擾了許多學者，如果再把「麵」字也簡寫成「面」，將來會怎樣？

4 簡體字如何成為大陸上文化的亂源？

簡體字一推行，各地亂造簡字，單是郵局送信時無法投遞的死信就一大堆，其他文書上

的糾紛誤傳，還用說？

簡體字本身缺乏全盤的體系，譬如「鄧」字把「登」字簡爲「又」，那麼「澄」字也應該水旁加「又」呀，可是水旁加「又」並不是「澄」而是「漢」。又如「趙」字把「肖」簡爲「×」，那麼「削」字也應該寫成「刈」呀，但「刈」卻早另有其字。再如「躍」的「翟」旁寫成「夭」，那麼「濯」自然該寫成「沃」，原有的肥沃字又怎麼辦呢？再加上松鬆不分、乾幹不分、斗門不分、舍捨不分，不混亂才怪！

簡體字寫成的書法藝術，非驢非馬，誰來欣賞？於是中共開放書法藝術不受簡化的規範。又姓氏方面，姓鄧的姓趙的，簡化後永遠被別人打一個叉在上面，姓喬的姓齊的，簡化後永遠伸直了兩隻腳，姓葉的改成叶，恐怕祖先也認不得，一定有人反對，於是中共又開放姓氏可以通融，不受簡化。至於古籍的研究者，窮畢生之力，校勘出幾個通借字，一排版成簡體字，前功盡棄，於是中共又對整理古籍或文史學科，以及老輩學者的文集，做出讓步，又可以通融，不受簡化。招牌、古蹟也都例外，眾多的例外，也形成了混亂不一。

大陸上的有識之士，已經提出「識繁寫簡」的口號，也許是遷就大陸政治現實的權宜之計。但學畢了寫的一套簡字，還再學讀的一套正字，爲什麼不乾脆「識寫合一」省時省力呢？中國字音中有「語音」「讀音」的區別，已經讓孩子們學習時受够了，再加字形上的

「識形」「寫形」，不但苦上加苦，勢必亂上加亂。

綜上所論，明白簡體字的危害就等於紅衛兵，紅衛兵不為臺灣所容，也不為中共所喜。中共既有智慧收拾掉紅衛兵，也應該有智慧收拾掉簡體字。緬懷優美的歷史文化，面對精密的現代化前景，都必須革除簡體字，恢復正體字，恢復得越快，投下在字典索引等文化工作上的社會成本將越省。中共近年在考古、整理古籍、保存民族文化資產上都有可觀的成績，何獨對簡體字的廢止，裹足猶豫再三？

本文除正告中共以外，也想勉勵此岸的學者，我們既認識正體字是最合理、最科學、最有前途的，就應該堅守陣腳，絕沒有各退一步作「整合」的可能，難道兩岸達成某種共識，再來發展更混亂的第三套中國文字？大陸上不乏有識之士，正在調整腳步，向正體字走攏的時候，誰鬆撤正體字一步，誰就是千秋民族的罪人！

文字的統合，是學理上對或不對的問題，不是政治上讓不讓步、買菜求饒的問題；是曾祖祖的傳承以及子子孫孫長遠利益的問題，不是兩岸少數學者互拋媚眼、冒充開明的短暫風頭主義；文字是整個先民智慧經自然演化，以致繁簡適中而千年不變的結果，而不是可讓少數人作為政治圖騰，妄想以「今日倉頡」自居的虛榮問題！所以目前最急迫需要優先進行的事，就是及早收拾掉這批文化界的紅衛兵——簡體字，以利文化交流，文化長存。